

在文学概論教學中貫徹党的教育方針

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

教育革命后，党总支和系行政根据需要决定文艺理論教研室開設文学概論課。当时，我們由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够信心是不够强的。这門課在教育革命前的情况，可以用脫离政治、脫离实际、脫离羣众几句话来概括，存在的問題是很多的。如果要在教育革命后开出这門課程，必須在課程体系和內容上作很大的变动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文艺理論教研室仅有两名青年教师，人力不足，知識有限，要把这門課程開設出来是有困难的。我們曾經把希望寄托在校外一些文艺界的領導同志和工农作家身上，想請他們来校开办文艺講座以代替文学概論課程。但总支考虑到校外同志不易請到，文艺講座也不能代替系統的教学，要文艺理論教研室自己着手解决这一問題，并且組織同学編写大綱和教材。在党的亲切關懷和教导下，在广大同学的努力下，我們从一九五八年下期起先后在中文系一、二年級，外文系二、三年級開設了文学概論課。实践証明，教育革命后，文学概論課的教学質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它生动地証明了党的領導、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三結合的羣众路綫是完全正确的。

二

我們的課程究竟在那些方面有了改进，應該首先回顧一下教育革命前文学概論的情况。在解放前，武大中文系是沒有文学概論課的。解放后，在党的指导下，文学概論課列入中文系的教学計劃。当时，教育部明确規定，“文艺学这門課程的任务是：应用新观点，新方法，有系統地研究文艺上的基本問題，建立正确的批評，并进一步指明写作及文艺活动的方向和道路。”但是，与教育部的指示相反，当时担任文艺学課程的教师，后来成了可恥的右派份子的程千帆把文艺学当成宣傳資產階級文艺观点的場所。在教学里，大肆販賣胡适的实用主义观点，用虛无主义的态度对古典文学遺產进行歪曲。頌揚反动資產階級形式主义的理論。当文艺報发现了各大学文艺教学中存在严重問題而展开討論时，程千帆躲避斗争的鋒芒，給自己抹粉似的宣傳說：“武大中文系过去几乎没有或很少受到‘旧的新文学’的影响。解放以后，才接触新东西。一上来就是工农兵方向。……因此，它接受毛澤东文艺思想，执行工农兵方向，在思想感情上是无保留的。”（見“文艺報”，第五卷，第二期第9頁。）自此以后，程千帆看到自己赤裸裸地宣傳資產階級观点的办法行不通，就撿拾一些馬列主义辭句来装扮自己。但是在馬列主义的伪装下，仍然宣傳封建社会产生的文学都是地主文学，李白是棄现实若蔽屐的詩人，陶淵明是地主階段的忠实儿子，典型的創造就是概念的形象化等极端反动的观点。并且公开宣称講“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沒有什么意思。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文学概論課是原封不动的資產階級文艺思潮，文艺批評等課程的翻版，

对同学是有着极大的毒害作用的。

一九五二年教学改革以后，文学概论课改由其他教师担任，但教学的情况仍然是不大好的。教学的目的既不明确，教学内容也比较简单，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一九五六年，文学概论课采用苏联专家的“文艺学引论”的教学大纲。这个大纲力图阐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原理和概念，是切合苏联文学的实际的。对我们建立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采用这个大纲的教师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用来总结中国文艺运动的经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产生自己的体系，而只是教条主义地对待“文学概论”的教学，将苏联专家的教学内容生硬地搬给同学，造成理论脱离实际的严重情况。

这种情况，首先在教学大纲里反映出来，即把文学概论分为三个部分。（一）文学的一般学说（二）文学作品的构成（三）文学发展过程。在这里，我们只是着重于对文学基本知识的传授，而没有以毛主席文艺思想为纲，联系中国的实际和斗争，把它当成党对于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次，在教学内容上，存在“厚古薄今”、“厚外薄中”、脱离政治的严重缺点。光就引用的论证而言，除了革命导师的理论著作而外，大都是外国批评家的著作。就举例而言，除红楼梦、阿Q正传等作品被提到而外，大都是外国古典作家的作品。更严重的是，教学内容只着重于概念的阐述。如第一编文学的一般学说即包括形象性、典型性、艺术性、思想性、阶级性、党性、人民性、继承性，历史性等。以为这些概念就构成了所谓科学的体系，在这里党的文艺政策和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没有列为课程主要内容，只是略为提及，事实上，是抽掉了文学概论的战斗性和思想性，把同学引向脱离实际、脱离斗争的道路。这就无怪乎，同学们在学习文学概论以后，感到它不能用来分析作品，不能用来辨别香花毒草，不能通过学习，批判自己的错误观点，形成正确的文艺观。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文学概论课必须进行彻底改革。我们不是一下子就明白这一点的。是党使我们有机会，让我们接触生产实际，由轻视实际而明白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是伟大的教育革命，使我们明确必须在业务中插红旗，使教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党领导的师生结合的群众路线，才使我们有了破旧立新的具体道路。

我们在教育革命后，深深感到再要按照过去的体系进行教学是不行了。于是我们采用了同学们编写的教学大纲，也根据我们的看法进行了补充修改。这个大纲分为五个部分。（一）文学的特征及其社会作用。（二）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三）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四）创作方法。（五）文学批评。这个大纲突破了旧的框框，以毛泽东同志文艺思想为指导思想建立起新的体系。它并没有削弱对文学基本知识的讲授，而是加强了基本知识与文学实践的联系，这样就使知识变成活的了。它增加了旧大纲中所缺乏的东西，让工农兵方向和党的文艺政策和文学批评原则这些重要的内容列入教学计划。它删去了旧大纲中重复、琐碎的部分。虽然这个大纲还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尚有待于实践的丰富，但它的确是克服了过去理论脱离实际的学究气，而加强了课程的思想性、战斗性、科学性。

采用同学编写的大纲，对于我们的课程，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但如何提高教学质量，还有待于整个教学内容的改革。为了更好地贯彻教学为政治服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我们学习了周扬同志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和“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报告，周扬同志说，对待文艺理论批评，有三种态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它

创造性的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研究和总结本国文艺实践的經驗，按照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需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創作的发展，同时也促进文艺理論批評的发展，这是促进派。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它背誦馬列主义条文和硬搬外国經驗，而不結合中国实际，看不見生活中的新事物，看不見羣众的創造，不敢大胆鼓励新的东西，結果必然陷于保守，这是保守派。还有一种是修正主义的，它对社会主义的羣众新文学看不起，百般挑剔，十分冷淡，只是喜欢資產階級一套，覺得好的很，美的很，他們的整个世界觀和审美观念，浸透了資產階級的偏見，他們看中国人不美，看外国人就美，工人农民不美，知識分子就美。这种人不管口头上講的如何漂亮，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文学，反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要使社会主义倒退到資本主义，这是促退派，也就是反动派。”他并且向文艺理論提出三項任务：“加强思想斗争，总结文艺实践經驗，整理批判遗产，三者不可缺一。”（見“文艺報”，1958年第17期）学习了周揚同志的文章和報告，我們的思想开朗了許多，我們懂得了必須在文艺思想战綫上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須改变过去保守派的教条主义息气。我們响亮地回答党的号召，决心作革命的促进派，沿着建立中国自己的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論和批評的方向前进。

在教学中，我們力图貫徹这一精神，注意总结遗产、联系实际、联系斗争。因此，我們在講述工农兵方向时，就不只是简单地闡述工农兵方向的内容，而是介紹五四以來中国新文学的情况，說明工农兵方向是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結合的必然产物。同时，也通过延安文艺座談会后文学蓬勃发展的情况，說明文艺工农兵方向的正确性。我們在講述文学的階級性时，也就介紹魯迅、瞿秋白与“新月派”、“第三种人”、“自由人”的斗争，和后来与王实味的斗争，与錢谷融的斗争。在講世界觀与創作方法的關係时，也就介紹我們与第二国际理論家，維德馬尔，秦兆阳在这个問題上的根本分歧，我們在每個問題上都力图通过两条道路的斗争来闡述馬克思主义文艺理論的正确性。在批判資產階級文艺观点时，着重批判近代和現代的本国的修正主义份子，而且更进一步联系本系一些右派份子如程千帆等的反动观点进行批判。由于这些修正主义观点給予同学的毒害最直接，對他們的批判也最能引起同学的注意，对同学的思想教育意义也更为重大。

除了重視思想斗争而外，我們也力图在課程里用中国自己的理論来解决中国文艺实践的問題。如講到形象时，我們就沒有象过去一样，只是引用形象是具体的，同时也是綜合的人生图画、藉助于虛构而創造出来，并且具有美学意义的定义，而是以中国的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論来解釋它，使得同学比較容易接受。我們在講典型时，也就注意采用“一以当什”，“以少总多”“以形写神”“由表及里与由此及彼”这些中国傳統的說法来解釋典型化的过程，典型的社会作用等。同时，我們在講述理論时，也力图解决文艺理論和同学思想中存在的問題。如在典型問題里也就注意到解决阿Q这一类形象的典型性与階級性的關係問題，在文学階級性里也就注意解决山水詩，花鳥虫魚画与階級性的關係，其他某些重大問題：如内容与形式，形象大于思想。我們也总是力图吸取先进科学成就去解决它，而不是繞过它。

由于重視課程的思想性、战斗性，文学概論課开始跨上理論联系实际的道路，同學們也对它特別重視。他們联系自己思想来学习，用文艺理論作为改造自己文艺思想的武器，开始能运用理論对作品进行分析评价和鑑定，而不是把它看成几条干癟癟的条文了。

除了在教学内容上作了一些变革而外，我們也在教学方式上初步执行了羣众路綫的方

針。除了加强原有的輔導、課堂討論等教学环节外，还定期举行师生座談会，了解同学对課程的意見和要求，平时，則到同学宿舍去进行輔導，与同学一同参加劳动。

通过上述方法，我們对同学的情况比較了解，在教学中也就能有的放矢，針对同学思想中存在的問題进行講授，吸取同学的意見来改进教学。如在下放劳动鍛炼中，看到同学因对劳动和对劳动人民感情的变化，而写了以劳动为題材的詩歌，我們就把它与文艺工作者必須深入生活，改造思想联系起来講。如同学对于写历史題材是否也需要深入工农兵，对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的看法存在問題，我們就針对这些問題进行講授，也就丰富了我們的教学內容。

通过与同学的接触，也帮助我們改进了教学內容。如我們在講授基础与上层建筑时，采用了旧的对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看法，認為一个基础只能产生单一的上层建筑，而代表被压迫階級的文学不屬於它所产生的那个社会的上层建筑，而是未来上层建筑的要素。同学们根据另一些理論家的看法，認為基础是相互对立的統一，上层建筑中也應該包括統治階級思想和被統治階級思想。并且出大字報，表示不同意我們的意見。同学所提出的这种意見，我們原来虽有所了解，却没有認真加以考虑。經同学们提出后，我們并没有立即接受，但是，到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出版后，証明了同学这一意見是正确的，我們根据同学的意見，改进了教学內容，通过这一事实，我們深深感到教学相长这一原則是完全正确的。

文学概論的教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提高了教学質量，但仍然存在許多問題。由于我們的馬列主义水平低，知識有限，还不善于用馬列主义来創造性地解决文学概論上的一些理論問題，如文学作品的內容与形式一章就因为我們思想不明确而没有講深講透，另外，在运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論遺產方面，也有生搬硬套的現象，而没有融会貫通。如在文学是意識形态一章里，我們曾企图用朱熹、陆九淵、張載的哲学观來說明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和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哲学观对文学的不同看法，我們主观地認為用朱熹、陆九淵、張載来代替过去文艺学概論里引用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黑格尔、康德等人是一个进步，却没有看到对于一年級同学列举許多古人的学說是完全不必要的，只需要把不同哲学观的基本特点加以介紹就行了。經同学们提出意見后，我們就把类似的情况加以改变了。还有，我們在这次教学里，虽然有意識地分析引用新文学作品，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优秀作品，但由于我們的水平有限没有能掌握整个新文学史发展規律，这就妨碍了我們在教学中深刻地提出实践中的問題和深入地分析作品。除此而外，我們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偏向和缺点，如教研室虽有分工，协作不够，集体力量發揮不够，对同学的輔導还不够經常等等。都是值得我們今后深深注意的。

三

通过教育革命后一年来文学概論教学的实践，回顧一下过去文学概論存在的問題，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地說，教学質量不是象某些右傾机会主义份子所說的那样是降低了，而是大大地提高了。这一門課教学質量的提高，完全應該归功于党和羣众。

我們深深体味到，党的領導是提高教学質量的根本保証。常常听見一些人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党能够領導政治，不能够領導业务。但事实如何呢？就以文学概論課而言，它之所以能提高教学質量，正是因为党給我們指出了理論联系实际、教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

方向，才使我們有了明确的目标；正是因为党提出了“联系思想斗争，总结文艺实践经验，整理批判遗产”的具体任务，才使我們有了具体的道路；正是因为党坚持三結合的羣众路綫，发动同学編写教学大綱和教材，才使我們能突破旧框框的限制；正是因为党給我們劳动鍛炼的机会，改变了輕視实践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才使我們能自觉地貫徹党的教育方針。也正如上面所說的，我們能够开出文学概論課，是由于党委关怀及总支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并对我們进行具体帮助和鼓励的結果，在我們教学过程中，总支負責同志常常是亲自听课，对于教学进行指导和督促。这一切都証明只有党的领导才是提高教学質量的根本保証。完全可以肯定地說，党能领导一切，不仅能够领导政治，也能领导教学。

通过教学实践，我們也深深体味到，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是发展科学和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針。我們学习过馬克思主义，也在口头上熟习地使用过理論是实践的总结，理論應該到实践中去檢驗等詞句。但是，我們真正懂得这一理論的真理性和巨大的物質力量，是当我們在实践中貫徹了它以后。我們过去的教学，在概念上兜圈子，机械地搬用苏联理論，事实上，就是一条从理論到理論的道路。对于文学的发展，对于帮助同学建立正确的文艺观，和用科学态度去分析文学作品，总结文学遗产是沒有任何好处的。它也就失去了开设文学概論課的本来意义，只有当我們联系斗争，联系实际来进行教学时，我們才看到馬克思主义文艺理論的巨大威力，也才能从实践中总结出理論，根据实践中提出的問題不断地进行研究，来丰富理論。这是一条从实践到理論再回到实践的不断循环不断提高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們深信，只有沿着这条道路，科学和文学艺术才能有广闊的发展前途，才能保証教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我們也認識到，党领导下的师生相結合的羣众路綫是无比正确的。我們深深感到，党领导同学編写教学大綱和教材对文学概論課是一次重大的改变。回想一下在教育革命期間，我們自己也曾經想改編教学大綱。但是思想上总是受所謂科学体系的范围，不敢作大胆的改革，只是将講授內容的先后加以調整，企图在講授中补充一些中国的例子，党教导我們要以毛澤东同志文艺思想为指导思想来編写大綱，我們也只是从“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里选择一些名詞来代替旧的“文学概論”的名詞，旧的框框根本沒有突破，党领导羣众起来編写大綱和教材糾正了这一偏向，羣众的首創精神打破了旧的框框，而来了一个較大的改变，从而加强了思想性、科学性和战斗性。同时，在日常教学中，也是因为我們接近同学，才能使教学联系同学的思想实际，做到有的放矢，也不断地吸取同学的意見来改进教学，使教学內容日益丰富。这一切都証明，党领导下的师生相結合的羣众路綫有着巨大的威力，是一条完全正确的路綫。

文学概論課在教育革命后取得了一些成績，是党的领导的胜利，是教育革命的胜利，是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的胜利，是党领导下的师生相結合的羣众路綫的胜利。文学概論还存在一些問題，是因为我們还没有更好地执行党的方針政策和貫徹羣众路綫的結果。但这一經驗对我们的教育意义是巨大的，我們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教育革命的紅旗，沿着党指引的方向繼續前进！